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四十八回 改華裝巧語飾行藏 論圖法救時抒抱負

卻說勞航芥搬到了三洋巡橋棧房裡，中國棧房出進的人，多是沒有人管他的，他便馬上改扮起來。先是自己瞧著很有點不好意思，又恐怕惹人笑話，先在穿衣鏡裡照了一番，又踱來踱去看了兩遍，自己覺得甚是俏俐。急忙喚了馬車，意思就到東蒼芳張媛媛家去，又恐怕媛媛家裡的人見了詫異，於是喚住馬夫，不到東蒼芳，先到一品香去吃大菜，等把媛媛叫了來，彼此說明白了，然後再吩咐他們預備一酒，翻過去吃。主意打定，於是逕往一品香而來。其時已在上燈時分，房間都被人家占了去了，好容易等了一會，才弄到一個小房間。勞航芥無奈，只得權時坐下，又寫請客票，去請白趨賢。幸虧白趨賢是有地方的，居然一請便到。當下白趨賢一見，連忙拿他上下仔細估量了一回，滿臉堆著笑容，贊他好品貌，又道：「照你這副打扮，人人見了都愛，不要說是一個張媛媛了。」勞航芥當下笑而不答，忙著開菜單，寫局票，又同白趨賢把要翻台請酒的意思說明。白趨賢無非是一力贊成，又說倘若嫌客少，兄弟有的是朋友，僅可以代邀幾位。勞航芥道：「朋友沒有見面，怎好請他吃酒呢？」白趨賢道：「上海的朋友不比別處，只要會拉攏，一天就可以結交無數新朋友，十天八天下來，只要天天在外頭應酬，面於上的人，大約也可認得七八成了。」

勞航芥聽此一番議論，方曉得上海面子上的朋友，原是專門在四馬路上應酬的，白趨賢又道：「你請朋友吃酒，是要你承朋友情的。」勞航芥更為茫然不解。白趨賢道：「譬如你今天到張媛媛家請酒，你應酬的張媛媛，張媛媛是你自己的相好，反要朋友化了本錢叫了局來陪你，怎麼不要你承朋友的情呢？」

勞航芥道：「據此說來，我請酒是我照應我自己的相好，他們叫局亦是他們各人自己照應各人的相好，我又沒有一定要他們叫局，怎麼我要承他們的情呢？」白趨賢道：「到底你們當律師的情理多，我說你不過，佩服你就是了。天不早了，我們還要翻台，催西惠快上菜。」等到菜剛上得一半，兩個人的局都已來了。大家見了勞航芥，都嘲笑他那根假辮子，勞航芥反黨洋洋得意，當下把吃酒的話告訴了張媛媛，叫他派人回去預備。

白趨賢就借一品香的紙筆，寫了五張請客票，亦交代了張媛媛的跟局，叫他帶回去先去請客。一霎大菜上完，西惠送上咖啡，又送上菜單。勞航芥伸手取出皮夾子要付錢，白趨賢不肯，一定要他簽字。勞航芥拗他不過，只得等他簽了字去，然後拱手致謝，一同下樓。此時他倆的局都早已回去了。勞航芥便約白趨賢到東蒼芳去，進門登樓，不消細述。

原來張媛媛住的是樓上北面房間，是從樓梯上由後門進來，同客堂是隔斷的。南面下首房間，連著客堂，又是一個信人，這信人名字叫做花好好。這天花好好的生意甚好，客堂房間裡一台才吃完，接著客人碰和，正房間裡兩台酒，剛剛入席。勞航芥從這邊窗內望過去，正對這面窗戶坐著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盧慕韓盧京卿，其餘的人，雖不曉得是些什麼人，看來氣派很是不同。房間裡人，一齊某大人某大人叫的震天價響，一面又叫某大人當差的，一回又問某大人馬車來了沒有，但是雙台酒坐了十幾個人，主人縮在裡面不曾看得清楚。當下勞航芥一眼瞧見盧京卿在對面，不覺心上畢拍一跳，登時臉上呆了起來，生怕被盧慕韓看破他改裝，又怕盧慕韓笑他吃花酒。呆了一會，便叫娘姨把窗戶關上。無奈其時正是初秋天氣，忽然躁熱起來，他一個人無可說法，白趨賢雖有些受不住，因係主人吩咐的，不肯怎樣。等了一會，白趨賢代請的什麼律師翻譯賴生義，領事公館裡文案詹揚時，赫畢洋行裡買辦趙用全，湖南軍裝委員候補知州樂吐章，福建辦銅委員候選道魏撰榮，絡繹都來，沒有一個不到。勞航芥、白趨賢緊接著，自然歡喜。同勞航芥彼此通過姓名，各道了一句久仰的話。白趨賢又替勞航芥吹了一番，眾人愈覺欽敬。於是白趨賢傳令擺席，又替在坐的人一一叫局，自己格外湊興，叫了兩個。一時酒席擺好，眾人入坐，大家齊嚷：「天熱得很，怎麼不開窗戶？」勞航芥不便將自己心事言明，幸虧自己坐的地方對面，望不見，也就不說別的，跟著眾入叫把窗戶推開。這邊吃酒擲拳，局到唱曲子，不用細說。

且道對面房間請酒的主人，原是江南一位候補道台姓金的。

這金道台精於理財，熟悉商務，此次奉差來在上海租界地方，本非中國法律所能管轄，所以有些官場，到了上海，吃花酒、叫局，亦就小德出入，公然行之而無忌了。

閒話休講。目今單說這金道台，因為盧慕韓要開銀行，所以來了，不時親近他，考訪他一切章程。盧慕韓亦因為金道台精於理財，所以也甚願親近，他同他商量一切。這天是金道台作主人，盧慕韓作客人。勞航芥在對面窗內瞧見了他，自己心虛，命把窗門掩上，其實盧慕韓眼睛裡並沒有見他。一來是燈光之下，人影模糊。究竟相隔一丈多地，盧慕韓年老眼花，自然看不清楚。再則勞航芥這種是當面碰見，亦不留心，何況隔著如許之遠。所以一直等到將次吃完，張媛媛房內之事，南首房間裡一概未曾曉得。後來還是花好好檯面上主人金道台鬧著叫二排局，齊巧盧慕韓曾帶過張媛媛的，便叫本堂張媛媛，直等到張媛媛過去，這邊席面方吃得一半。盧慕韓問起張媛媛，說他屋裡有酒，是個什麼人吃的？張媛媛便據實而陳，說是一個姓勞的，新從外國回來，就要到安徽去做官的。盧慕韓不聽則已，聽了之時，心上忽有所觸，因為前天勞航芥剛拜過他，還沒有回拜。據張媛媛說，又是從外洋回來，又是就要到安徽去，不是他更是那個？因說這人我認得，他可是外國打扮？張媛媛聽了，笑著說道：「初來的頭一天，原是外國打扮的，今兒是改了裝了。」盧慕韓聽說，先是外國裝，便認定確為勞航芥無疑。但他當面對我說會憎嫌中國人這條辮子，為什麼他自己又改了裝呢？因向張媛媛道：「你這位姓勞的客人，他是沒有辮子的，要改裝怎麼改得來呢？」張媛媛笑道：「辮子是在大馬路買的，兩塊洋錢一條，戴上去，不細看是看不出的。」

盧慕韓聽了，著實詫異，便道：「等到檯面散了，我倒要會會他。」張媛媛道：「我先替你通知他一聲。」盧慕韓道：「不必。停刻我自來。」說話間，滿席的二排局都已到齊，唱的唱，吵的吵，鬧了一陣子，各自散了。眾客人便鬧著要飯，吃飯罷之後，眾人一哄而散。

盧慕韓亦著好長衫，辭別主人，不隨眾人下樓，卻到這邊，由後門進來。朝著前面，停腳望了一回，正值勞航芥回頭，同娘姨說話。盧慕韓看清楚了他，果然是他，便喊了一聲：「航芥兄！」又接說一句道：「為什麼請客不請我？」勞航芥聽見後面有人喚他，甚為詫異，仔細一瞧，原來就是盧慕韓，正是剛才關窗戶怕見的人，如今被他尋上門來，低頭一看自己身上，如此打扮，不由得心上一陣熱，登時臉上紅過耳朵。幸虧他學過律師的人，善於辨駁，隨機應變的本領，自然比人高得一層。

想了一想，不等盧京卿說別的，他先走出席來讓坐。盧慕韓回稱已經飽，勞航芥如何肯依。盧慕韓只得寬衣坐下吃酒。謝過主人，又與眾人問過姓名。勞航芥先搶著說道：「兄弟因為你老先生再三勸兄弟改裝，兄弟雖不喜這個，只因難拂你老先生一片為好的意思，所以趕著換的。正想明天穿著這個過來請安，今日倒先不期而遇。只是已經殘肴褻瀆得很，只好明天再補請罷。」說罷，舉杯讓酒，舉箸讓菜。盧慕韓因他自己先已說破，不便再說什麼，只得說道：「吾兄到了安徽，一路飛黃騰達，扶搖直上，自然改裝的便。」勞航芥道：「正是為此。」

當下彼此一番酬酢，直至席散。盧慕韓因為明天要回請金道台，順便邀了勞航芥一聲，勞航芥滿口應允，一定奉陪。盧慕韓先坐馬車回去，眾人亦都告辭，房中只留勞航芥、白趨賢兩個。白趨賢有心趨奉，忙找了張媛媛的娘來，便是他的小丈母，兩個人鬼鬼祟祟，說了半天，無非說勞大人如何有錢有勢，叫他們媛媛另眼看待之意。當夜之事，作書人不暇細表。

且說到次日，勞航芥一早起身，回到棧房，盧慕韓請吃酒的信已經來了。原來請在久安裡花寶玉家，准六點鐘入座。一天無事，打過六點鐘，勞航芥趕到那裡，原來只有主人一位。

彼此扳談了一回，絡繹客來，隨後特客金道台亦來了。主要數了數賓主，一共有七人，便寫局票擺席。自然金道台首坐，二三坐亦是兩位道台，勞航芥坐了第四坐。主人奉過酒，眾人謝過。金道台在席面上極其客氣，因為聽說勞航芥是在外洋做過律師

回來的，又是安徽撫憲聘請的顧問，一定是學問淵深，洞悉時務，便同他問長問短，著實慇懃。幸虧勞航芥機警過人，便檢自己曉得的事情一一對答，談了半日，尚不致露出馬腳。後來同盧慕韓講到開銀行一事，勞航芥先開口道：「銀行為理財之源，不善於理財，一樣事都不能做，不開銀行，這財更從那裡來呢？」金道台道：「兄弟有幾句狂瞽之論，說了出來，航翁先生不要見怪，還要求航翁先生指教。」勞航芥道：「豈也！」金道台道：「航翁先生說，各式事情，沒有錢都不能做，這話固然不錯，因此也甚以慕翁京卿開銀行一事，為理財之要著。然以兄弟觀之，還是不揣其本，而齊其末的議論。」大眾俱為愕然。金道又道：「書上說的：『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』」又道是：『民無信不立。』外國有事，何嘗不募債於民，百姓自然相信他，就肯拿出錢來供給他用，何以到了我們中國，一聽到勸捐二字，百姓就一個個疾首蹙額，避之惟恐不遑？此中緣故，就在有信、無信兩個分別。中國那年辦理昭信股票，法子並非不好，集款亦甚容易，無奈經辦的人，一再失信於民，遂令全國民心渙散，以後再要籌款，人人有前車之鑒，不得不視為畏途。如今要把已去之人心慢慢收回，此事談何容易？所以現在中國，不患無籌款之方，而患無以堅民之信。大凡我們要辦一事，敗壞甚易，恢復甚難。如今要把失信於民的過失恢復回來，斷非倉猝所能辦到。」金道台一面說著話，一面臉上很露著為難的情形。盧慕韓道：「據此說來，中國竟不可以補救麼？到底銀行還開得不可開得？」

金道台道：「法子是有，慢慢的來，現在的事，不可責之於下，先當責之於上。即以各省銀圓一項而論，北洋制的，江南不用，浙閩制的，廣東不用，其中只有江南、湖北兩省制的，尚可通融。然而送到錢莊上兌換起錢來，依舊要比外國洋錢減去一二分成色，自己本國的國寶，反不及別國來的利用，真正叫人氣死。如今我的意思，凡是銀圓，勒令各省停鑄，統歸戶部一處製造，頒行天下，成色一律，自然各省可以通行。凡遇征收錢糧，釐金關稅，以及捐官上兌，一律只收本國銀圓，別國銀圓不准收用，久而久之，自然外國洋錢，不絕自絕，奸商無從高下其手，百姓自然利用。推及金圓、銅圓，都要照此辦法。更以鑄的越多越好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譬如用銀子一兩，只抵一兩之用，改鑄銀圓，名為一兩，或是七錢二分，何嘗真有一兩及七錢二分呢？每一塊銀圓，所賺雖只毫釐，積少成多，一年統計，卻也不在少處。中國民窮，能藏金子的人還少，且從緩議。至於當十銅圓，或是當二十銅圓，他的本錢，每個不過二三文上下，化二三文的本錢，便可抵作十個、二十個錢的用頭，這筆沾光，更不能算了。至於鈔票，除掉製造鈔票成本，一張紙能值幾文，而可以抵作一圓、五圓、十圓、五十圓、一百圓之用，這個利益更大了。諸公試想，外國銀行開在我們中國上海、天津的，那一家不用鈔票？就以我們內地錢莊而論，一千文、五百文的錢票，亦到處皆有。原以票子出去，可以抵作錢用，他那筆正本錢又可拿來做別樣的生意，這不是一倍有兩倍利麼？只要人家相信你，票子出的越多，利錢賺的越厚，原是一定的道理。至於製造鈔票，只好買了機器來，歸我們自己造，要是托了人，像前年通商銀行假票的事，亦不可不防。

現在挽回之法，須要步步腳踏實地，不作虛空之事。如果要用鈔票，我們中國現在有九千萬的進款，照外國的辦法，可出二萬萬多兩的鈔票。我們如今實事求是，只出九千萬的鈔票，百姓曉得我們有一個抵一個，不雜一點虛偽，還有什麼不相信呢？

等到這幾樁事情辦好，總銀行的基礎已立，然後推之各省會，各口岸，各外國要埠，內地的錢票，不難一網打盡，遠近的匯兌，到處可以流通。而且還有一樣，各國銀行的鈔票，上海的只能用在上海，天津的只能用在天津，獨有我們總銀行自造的，可以流行十八行省，各國要埠，叫人人稱便。如此辦法，不但圈住我們自己的利源，還可以杜絕他們的來路！到這時候，國家還愁沒有錢辦事嗎？」盧慕韓道：「這番議論，一點不錯，欽佩之至！」金道台道：「這不過皮毛上的議論，至於如何辦法，斷非我們檯面上數語所能了結。兄弟有一本《富國末議》，過天再送過來請教罷。」盧慕韓及在席眾人，俱稱極想拜讀。

勞航芥初同金道台一干人見面，很覺自負，眼睛裡沒有他人，如今見盧慕韓如此佩服他，又見他議論的實在不錯，自己實在不及他，氣餒亦登時矮了半截，心上想道：「原來中國尚有能夠辦事的人，只可惜不得權柄不能施展。我到安徽之後，倒要處處留心才是。說話間，檯面已散。自此勞航芥又在上海盤桓了幾日，只有張媛媛割不斷的要好，意思還要住下去，只因安徽迭次電報來催，看看盤川又將完了，只得忍心割受，灑淚而別。不過言明日後得意，再來娶他罷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